



題

記

民國十三年，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，聽先生講：「苦悶的象徵」的時候；有一天，我爲勞動文藝研究會所出版的「火球週刊」寫了一篇文章，自己不大有胆子敢於拿出去，便懷着虛心，初次拜訪先生的寓所了，記得先生在聽了我的來意後，不特接受了代爲修改文章的請求，還鼓勵我：「要多寫書，多寫作，慢慢就會進步的。」

由此開頭，我無論寫作或翻譯，每篇都送給先生去過目。有時一個形容詞不知道應該怎樣改出，或者某一個字不知道該怎樣寫法，我便將她空起來，先生在看時，總是代爲填進去。從此，凡我在北京時代，爲各雜誌報章所寫的一切東西，——我想只能稱爲東西罷——完全都經過先生的過目與修正。事實上，浪費先生的精力，又還不祇此，等「民衆文藝週刊」由我負責編輯時，是連外面投來的稿件，一律

這樣，由十三年到十五年，在這整整兩年的時光中，我常常——幾乎是每天，出入於先生之門，不特聽多了先生的談論與意見。也

止。

先生離開北京後，我也爲了生活而到處奔波起來。此後，不特再未寫東西，送先生去修改。數年中，連與先生謀面的機會都很少，直到十八年，我在南京失了業，才有機會跑到上海去看先生。那次在上海，就住在先生景雲里。白天同先生及景宋女士逛馬路，坐咖啡店，晚上在先生家中談閒天，吃麪羹，雖然祇是短短的幾天功夫，但其間，還有機會陪先生到江灣立達學園，去聽先生關於文學方面的講演。

此後，我很少去上海，記得在報上看見先生噩耗時，我正因職務關係跑回西安。直到先生去世後兩三個月，我才到上海，由景宋女士引導，拜謁了先生的陵墓。然而，先生已不再向我指示什麼了。

先生的早死，可以說對中華民族的大損失，因此，在先生瞑目之後，便爆發了全國性的大哀悼。這些哀悼或議論先生的文章，很多是最公正的評價，但也有惡意的調侃。我在涉獵過一些冰捧式輿論之後，我不願——不，是不忍寫一個字有關先生的文章。因爲我當時腦中浮出了先生的

「文人的遷就，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後，言行兩亡。於是無聊之徒，謬託知

己，是非難起。既以自銜，又以賣錢，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。這倒是值得悲哀的」。
（全集六卷七三頁憶章素園君）

二十九年冬天，某一個晚上，我在重慶附近鄉間，遇見了久別的孫伏園兄。記得在談到先生時，伏園說：——

「好像還欠一批債沒有還清似的。總覺得關於先生什麼，應該寫一點出來」。

一想，不錯，社會上盡有能使用先生在地下裂齒的關於先生本身事故的文章，但研究先生者，究竟還有許多人。於是我決意將我所接觸的先生，藉了記憶力所及，拉雜寫出一些來，以供真實研究先生者的參考。

一九四一，八月三十日於重慶。

且而 這是三十年春天的事情。

初開始寫時，我一點徵證的資料都沒有。不必說先生的譯著，因了抗戰後的逃難，手頭不曾有先生的牛本。即有名如先生的終身老友許壽裳先生所寫極富研究價值的：「悼亡友魯迅」。

魯迅的生活」等。我都不曾看到過。故記

魯迅的個性」，「魯迅先生教書時」，「魯迅與

世界語」，「魯迅的對事與對人」，「魯迅的生活與工作」等等，僅靠個人記憶而寫出。殆後，郭沫若先生借給我「魯迅全集」，使我又憶起許多事故。故又繼續寫了：「吶喊自序索引」，「魯

迅的婚姻和家庭」，「魯迅所關懷的丁玲」，「有趣的會談」，等等。

但不論是全篇記憶，或由先生的文章所引出的事故，其着重點，是在記述先生平素的言談與行動，而不太爲外人所知者。因看手上面

其間，承歐陽凡海兄的指示，使我改正了一些錯誤。司馬文森兄的督促，使此書得早與讀者見面。這裏一并申明我至誠的謝意！

一九四二、八月三十日於上海。

母親的影響

北平師範大學某生，因為受了刺激，曾冒充楊村建教授名義，跑到阜城門西三條二十一號魯迅先生的寓所，大興問罪之師。這是先生剛剛遷進新居時的事情。——關於此事的經過，先生曾在第一期詩絲上有楊樹達之襲來記——以此，頗為迷信的先生的母親，對於新居，竟生了厭惡，而對於先生隨便接待來客，也不很贊成了。曾記詩人柯仲平第一次訪先生時，帶着大批詩稿，先生因其係初訪的客人，便接待於客廳。（此間南屋，實係書屋，三面牆都擺滿了書架。不過先生從不在此房工作，若有生客，即接談於此，故暫名客廳。）略談一會之後，他便拿出他的詩稿，向先生朗誦了，聲音大而嘹亮，竟使周太太——先生的母親，大為吃驚，以為又是什麼人來吵鬧了，便喊我立刻過去看看，並且還叮嚀着：

「真是胡鬧的人，讓他走好了，不要同他再吵了。」

待我看到是在讀詩，才回頭告訴老太太，老太太說：

「可是個怪人吧？我聽老媽子說：頭髮都吊在臉上，怕他同大先生打起來，大先生吃他的虧。」

「可見周老太太對於兒子的關心，雖然那樣大的年歲了，她還是不放心。」

事實是：老太太不特對於兒子的愛護

對於兒子的思想及學問，我以為影響也是很大

的。自從先生回國任事以來，家產雖沒有像老太太的希望：中興起來。但先生也曾任教育部組任

了薦任官吏。在當時儉樸的生活下，以先生之所入，供給家庭，是頗有餘裕的。因此，老太太

不必像以前一樣勞作了。但老太太是認識字的人，又閑不住，便設法搜集中國的舊式小說看。越

看越有癮。俟後，竟成每日的功課了。老太太初到北京，是住在西直門八道灣。那時先生的二弟

XX，尚與先生同住，故老太太的讀書責任，便由他們弟兄兩個負，魯迅先生代老太太到處找書

看。XX也代老太太到處找書。待後，弟兄兩個分居。而XX又不願見老兄，竟連老太太也不來

看了。於是老太太的讀書，便由魯迅先生一個人負責了。而老太太看書，又耽誤於小說故事一類

的東西，而且不看外國的翻譯作品。這就很使魯迅先生大為困難了。頂多一星期，便會聽見老太

太說：

「大，我沒書看了」。

終於是魯迅先生便得忙著到處找，有時，雖然買到了，而老太太却說：「——」

「——」大，這本書，我看過幾——其辭筆果實品。而且這書是先生自亦曾以此來因。紙印只式主體
丁人於是，還得再去找。——亦求全而實要中，平當四零。然書中實有幾，諸如與老太太眼中，拿

因為老太太愛看小說，先生家裏的藏書，中國的小說，就特別地多，而先生又是動動過於動
勉的人，凡為老太太買的書，他必先看一看，因為據先生講：——

「老太太看書，多偏於才子佳人一類的故事，她又過於動感情，其結局太悲慘的，她看了還
會難過好幾天，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書，她又不高興看」。

這雖却是實情，記得在吶喊出版後章衣萍夫人吳曙天女士將吶喊送給老太太看，而且在老太太
面前，指明故鄉一篇特別好，老太太馬上帶起眼鏡，去讀故鄉，故鄉一讀完，原書交還吳女士，
還說：——

「沒法不看，我們鄉間，也有這樣事情，這怎麼也可以算小說呢？」——而後來，而後來，而
——說的在座的人都笑了。因為根本，老——而有吶喊出版，更不知吶喊裏的故鄉，就是她的
兒子寫的。——老太太看書，——亦求全而實要中，平當四零。然書中實有幾，諸如與老太太眼中，拿

自己雖然周老太太在讀書的意見上，對於兒子似乎沒有影響，但實際，影響是大幅了，魯迅先生

魯迅的個性

作爲一個思想家，他要沒有獨立的卓越遠見，他的思想，一定會墮入傳統的因襲中。同樣地，作爲一個文藝家，如果沒有超凡的意見同風格，那，他的作品，也會墮入世俗一道的，在這樣的意義上，我想來說一說：魯迅先生的個性。

魯迅先生出於世家，而在幼小時，家道即中落，那時節，他正十三四歲。以中國人年齡論，他剛剛懂得社會人情。恰巧這時期，他得時常出入於質當店，不特受着質當店朝奉的白眼，與他同年齡的一般小孩子，以及鄰居街坊，都會給他一冰冷的奚落，魯迅先生在這一點上，定受了很大的創傷。終於使他不得不菲薄衆議，違反母意，跑到千里外的南京，投考洋學堂——江南水師學堂，魯迅先生獨立的個性，這裏已開始發煒了。

他的個性發揚，由此作了起點，此後，他一直發揮着，總在尋找自己的道路。水師學堂不高興，又轉路礦學校。路礦學校畢業，又到日本學醫，學醫僅能醫肉體，使他又覺得：先有醫靈魂的必要，終而研究文藝，在思想界動起干戈了。

由於先生的個性發揚，可以說他，對於任何人都容易相處。如果那與他相處的人，是走的與他相反的道路的話。但因他的個性發揚，不是孤獨的傲慢自大，而是對於封建勢力的堅強反抗，所以什麼人也都與他容易相處，只要不是走相反的道路。下面，我將所知的先生對人對事各方面，舉些例證，以作研究先生者的參考。

×××是先生的二弟，原同居於北平西直門八道灣寓所，自十二年兩人翻臉後，至先生終期，再未與其弟講過話，其間在北京大學教員休息室，雖常碰頭，但一接觸，即起爭執，其對乃弟之厭惡心性，可見一般。可是×××，當時在思想上，是與先生起着共鳴，北京報紙雜誌，幾次大筆戰，如科學與玄學之爭，如青年必讀書問題，如女師大風潮問題等等，凡有自命為正人君子之流，對於×××議論，有所攻擊時，先生也曾用着各種筆名，代×××應戰，這可看出先生雖然厭惡×××之為人，但對×××當時之思想，還是支持的。這是一概普通人所難於做到的。因為平常的理性是：只要討厭某一個人，任他作什麼有益於人類或社會事業，也會激起討厭的情感。不是說他如此作，定是別有居心，便是說他那樣作，定有什麼背景，而先生在這一點上，他是依照了他的看法而動作，把那人的過去，總先擺在一邊。

其次是：先生當時担任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，這學校裏的學生，完全籠罩在政治活動中

記得當時學生中分三派，國民黨，共產黨與無政府黨。因為有這些黨派關係，在第二學年，便爆發了不可收拾的學潮。大體經過了半年，學校還是無法上課。於是有些人便我代理校長譚熙鴻，預備另外成立一外國語專門學校，以結束此風潮。當時會邀請與學校有關之董事，教授等，在中央公園開會商決。先生為教授之代表，自亦參與其會。會議中，多數以為為解決風潮起見，還是另改學校名稱，不學生從新舉行登記。此主張更以馬夷初主張最力。後來李石曾提出，為防止再有風潮起見，學生中凡屬某黨某派一律不予接收，先生以此時有次教育青年宗旨，便激烈反對，始遭打銷。事後，先生曾說：『李石曾和馬夷初，曾與我章士釗等商議，曾某某日，而後開會。』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，但他那種方法，我却反對。革命不能不估計犧牲，因革命是為拯救大多數。犧牲少數固自然可以，若犧牲多數，所解救者亦僅是少數。我一向是不贊成的。在章公事上無重大犧牲與犧牲者，其不能謂其為革命。此次章因革命公事以死殉難，而

這也可以看出，先生對於自己的主張，是怎樣堅持了。雖然與先生主張不同的，是先生一向佩服的石曾先生。章士釗不圖是非公道，竟在革命時，下令禁止其受德，此次章因革命公事，而因了先生有那樣獨立的堅強個性，所以先生作起事來，絕不為威武所屈。其：魯先生曾親會憶十四年，女師大風潮發生後，先生不贊成該校校長楊蔭榆女士的開除大批學生的做法。

便在北京報章雜誌上，爲學生聲援，而楊蔭榆之所以能作女師大校長，因爲她的朋友章士釗，是當時的教育總長，於是她便以魯迅攻擊她的文章，哭訴於章士釗之前，不幸的是：魯迅先生當時還在教育部僉事，章士釗不顧是非公理，竟一報私仇，下令將先生免職，但先生到教育部任事，起自民元，而先生所任之僉事，又係薦任官，依照官規，薦任官之任免，須呈請大總統，且老職員，若在公事上無重大過錯或觸犯刑法，是不能隨意免職的。但先生竟因作公事以外的文章，而被免職了。依常理，總長爲內閣閣員，在黑暗的當時北京政府，本可任所欲爲，免一個區區僉事，甚爲平常。在旁人，若被免職，只有捲鋪蓋走路之一法，然而，先生實行反抗了。他向平政院提起訴狀，控告章士釗違法，記得當時訴狀上，曾指明章士釗手諭免職令，爲某月某日，而免職令理由是說先生參加女師大校務維持會，有礙部令，但先生參加校務會，是在章士釗下手諭之次日，章士釗總不能預知先生的行動，而先予免職吧！其爲挾私無疑矣。控訴的結果，先生竟勝利了，府令仍令先生官復原職。——雖然先生因總長乃系章士釗，再不高興去到教育部辦公，但先生不畏強權之精神，已完全表現出。

但還不止此也哩，先生個性發揚之結果，不特不畏強權之壓迫，且不逢迎任何權貴，曾經有過以下的故事：——

十八學期天，先生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時，應東埔軍校之約，前往講演那有名的「文學無用論」。講畢，有某政治家，約先生前往其官邸吃飯，先生再三推辭不獲，只得前往應酬，酒席自然是很豐美的，僅在飯時，某政治家主人，雖對自己再三推辭，健忘，是仲繼也不懂得的俗人，更不必談文學了。自然，主人所談的對於先生的講演，無不佩服，爲其同感，完全是假話了，先生於是很討厭起來，剛巧上來一道菜，主人對於此菜，特別稱道其好處，並說明，此菜係某先輩所喜食，而此菜之製作人，就係爲某先輩作菜的原廚子等語，在座人，得到這樣的恭維，除了隨同主人讚美菜好而外，恐無別話可說了。而先生當時連筷子都不動一動，竟說：「這菜真不好吃，我從來就不吃這菜。」

「我就是不喜歡吃這一種菜。」

其不喜逢迎人，可謂到極點了。

可是，這一外，還有更怪的故事呢。

大約是民國十八九年罷，先生有個既老同鄉，又是同學，而且平素還常同先生往來的某君，忽然作了大官了。有次到上海去看先生，先生竟由後門走出，避不見面，只讓傭僕告訴客人說：「主人不在家，而某君又係曉得先生脾氣的人，便在先生前門附近徘徊起來，大約等了幾小時，

以上，先生又由後門回來，在樓下堂屋講話，某君聽見了，便一下衝進去，先生要再說，某君說：「不及了，而某君還說：——」

「哈哈！我曉得你在家呢。」

先生當時雖然有點窘，但也即刻答覆：——

「你不是已經作了官了麼？」

某君曉得先生的意思所在，便接着說：——

「作官歸作官，老朋友總還是老朋友呀！」

兩人才一同上樓去談天。

類於此的事，在先生，是很多很多，我現在再舉一件，作為這篇小文的結束吧。

民十三，中山先生北上後，給青年界以很大的刺激，但缺乏的，是理論的指導，同真確的

信息報導，於是國民黨當局，決定在北京辦一國民日報，已故中委邵元冲曾面請先生代寫文章，此

事被未名社幾位朋友曉得：決定活動國民新報副刊，於是出某君出面，要求先生為介紹信，同時

又找正在辦猛進的北大教授徐旭生先生亦寫介紹信。可是，某君的話，是兩樣說法，他對徐旭生

先生說：是魯迅先生要求徐先生，紹章素圖去編副刊，而對魯迅先生則說：是國民黨方面要求先

生介紹一位副刊編輯去。總之：兩方面都寫了介紹信去，事情算是成功了，便由素園出面去編輯，魯迅先生還代他各方面拉稿，後來不知道怎樣一弄，魯迅先生知道了某君兩樣話語，竟非常之生氣，說：——

「你看，他竟到我這裏玩手段來了」。

俟後，便再不與某君講話了。直至他死時為止。

一九四一、七月、重慶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一武四一，寸尺，重。

……